

公共座談會訪談報導 (四)

記憶 / 技藝所繫之粟：田埔部落的小米復育行動 / 林奎妙

尖石鄉田埔部落的芭翁·都宓 (Pagung Tomi) 老師，帶領我們走讀部落時¹，指著眼前的自然景象，如此開場：這是泰雅族的冰箱，只要尊重萬物的生命週期，狩獵時避開山獸繁殖季、農耕要讓土地適度休養，打開冰箱，就會有取之不盡的食物。初來乍到者，不免納悶：芭翁老師描述的美好圖像，是過去式的生活概況，還是有待實現的理想藍圖？答案，就藏在她的小米田中。

2014 年，芭翁與長期在尖石鄉進行田野工作的林益仁老師，前往不丹參加國際民族生物學學會 (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Ethnobiology) 的活動，各國原住民繽紛的「保種行動」，讓她想起童年記憶中的小米田。2016 年，她向農試所要來 30 多種小米種子，決定在部落復育小米。一開始，芭翁的爸爸並不看好這個決定，只提醒著小米種植需要儀式，芭翁便商請爸爸到小米田裡幫忙進行 Sm' atu²，但老人家像是受小米生長展演所召喚，時常趁芭翁老師不在時暗自巡視小米田，催促著女兒「小米已經長出五片葉子，該 imahing³了」、「小米長到膝蓋高了，該趕鳥了」；隔壁田裡的部落婦女看不慣瘦巴巴的小米，也忍不住傳授起種植的技藝。

芭翁爸爸這一代，從小跟著父母種植小米、個個身懷照顧小米的絕技；但他們的壯年期卻經驗市場經濟與國家政策的衝擊⁴。眼看著小米田被番茄、香菇、高冷蔬菜等經濟作物取代，淡出部落。這些七、八十歲的小米達人，嚐到以復耕小米烹煮出他們記憶中的味道，往往會感動落淚；小米彷彿變身部落的「記憶 / 技藝所繫之粟」，除了觸動情感，隨著越來越多人加入復育，也開始召喚出長輩腦袋裡、身體記憶中與小米相關的祭儀、語言、飲食、神話、農耕技術等傳統知識。

¹ 本文改寫自 2021 年 5 月北藝大「博物館與無形文化資產」參訪田埔部落的紀錄，部分資料則來自國立科學教育館常設展與相關報導。

² 即小米播種祭。必須在鋤頭上淋上小米酒、擺放小米糕，向祖靈祈求庇蔭土地與種植者。

³ 即間拔，或稱疏苗。

⁴ 部落傳統領域成為公有地、山坡地受水土保持規範後，過去仰賴大面積土地進行燒墾游耕的農作方式便難以延續，對傳統作物的種植亦不友善。

至今，芭翁老師的小米田裡仍埋著各種已知或未知的種子。雖然農試所也有一套分辨小米品系、耕種小米的科學方法，但芭翁老師堅持要以老人家的方式進行復育，藉此蒐集最原汁原味的部落耕種知識；同時，她也必須勤加記錄未知小米的生長特性與特徵，才能與老人家記憶中的小米進行比對、確認每種小米的族名，以及不同小米的應用方式。

小米復育行動不但替部落找回了各種小米、找回與小米相關的傳統知識，也以部落的知識系統重新界定何謂「進步的生活」。當城市裡的冰箱必須因應氣候變遷危機，講究著節能、省電等新技術，田埔部落努力擦亮著「不插電智慧型冰箱」，從祖先的山林智慧中練習與萬物共存、不濫用自然資源。平地正忙著為高齡者設計各種課程、防止退化；部落的老人家卻透過傳統田間活動，重新活絡筋骨、腦力，成為能照護小米文化傳承的老師。

小米田的復耕不單是因應糧食危機、確保種子生物特性的「種子搶救」，更是全面性的文化行動與生活實踐。小米知識的記錄、蒐集與身體力行的傳承，也潤滑了部落的人際生活與支持系統。或許，芭翁老師開場白中描述的場景，既是老祖先的傳統智慧，更是她對部落未來的期待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是立足於當下的實踐，足以啟發更多人卷起袖子、一起加入行動。



圖一：雲端裡的田埔部落，視線所及的山林、溪流和田園，蘊藏著泰雅族人所需的各種食物。



圖二：芭翁老師的小米田裡插著許多立牌，有的上面寫著小米的族名，有的寫著「救救看」，代表未知的品種。



圖三：芭翁老師搭建的傳統穀倉，成為復育小米的典藏與展示中心。形形色色的小米穗、小米粒，各有自己的族名與功能：深色小米適合釀酒、有黏性的小米適合製作糕點，沒有黏性的小米是主食。



圖四：芭翁老師帶我們用腳替小米脫穗、以及借助風力和篩子分離米糠和米粒。動作看似簡單，但仍需重複演練，才能找到有效又不傷身體的勞動韻律。



圖五：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，借助芭翁收藏的小米與復耕行動，說明生物多樣性與生態韌性的概念。